

123.82

千

句

廣德館校正

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  
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中庸序  
四  
廣德會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  
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  
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  
理故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  
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猶

命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

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

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

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

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

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

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

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庸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

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暗

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

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

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

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

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

聲。○喜怒哀樂。情也。

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

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

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

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

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

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

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

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

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

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

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



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  
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  
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

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

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曾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

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與平聲而汝也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舍

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

之道也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

者居之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

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  
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君子遵

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能擇乎善矣。遵道而行則

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  
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

蓋至誠無息自。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  
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

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  
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

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  
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  
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  
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夫婦之  
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

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  
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  
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

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為余專反。○詩

大雅旱麓之篇。鳶，鵠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

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

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

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

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

久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

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

及人爲怨。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君子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

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教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

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平

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

以徵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

不願乎外也。徵，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

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效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

自，卑同。辟，譬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

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

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

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

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

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揜如此。

###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

書云大王命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

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

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安民安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命



者受天命  
為天子也

###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

然者則為體微矣  
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

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

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

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

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

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

組紃以土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

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

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春秋修其

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

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

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

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

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

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

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

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

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將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

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久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

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

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

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敬。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求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

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

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久矣言此以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

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

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

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

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

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

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

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

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

天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

畏之

遠色賤員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  
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  
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  
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喜而矜不  
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  
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錦一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  
官屬眾威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  
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

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饑饑稟稍食也稱事如周  
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  
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  
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  
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  
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其跲

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  
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

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

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

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

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

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

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

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

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

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

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行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

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

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

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

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  
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  
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  
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  
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  
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

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誠為貴。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已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於中也。徵於外也。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

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

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

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

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

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明也悠也久

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

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

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

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

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

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

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及猶若也。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昭昭之多。若自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及其廣厚及其廣大。測並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

大由積累也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 右第二十六章。道言天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

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

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

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

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

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

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

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

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

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

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

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

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

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兼動

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

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斲○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

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

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悒徒報反。○錯猶

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

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

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於外也

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

施去聲隊音隆。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矣

夫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

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

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

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

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

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

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



也與猶以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

口迴反惡去聲聞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衣錦娶衣娶。絢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絢故聞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

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

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由輶

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

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

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

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

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

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終

以迄十年  
甲申旬

以迄

高深傳三年

張



